



東坡續集卷第十

頌

英宗皇帝御書頌



嘉祐中太常博士周秉以文行選為諸王記室  
宗室之賢者多敬愛之時英宗皇帝龍潛藩邸  
嘗賜秉手書其家寶之臣過曲江見其孫袁州  
司法參軍超出以示臣謹稽首再拜為之頌曰  
雲漢之章融為慶雲結為甘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  
以燾冒其子孫建中靖國元年月日臣蘇某記

東坡羨頌并引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  
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蘆菔若薺皆揉  
洗數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盆  
下菜湯中入生米爲糝及少生薑以油盆覆之不  
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置甌炊飯如常  
法旣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涌  
遇油輒不又爲盆所壓故終不得上不爾羹上薄  
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熟矣飯熟羹亦爛可食若  
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甗熟赤豆與粳米  
半爲糝餘如煮菜法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

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甘苦常從極處回醜酸未必是鹽梅問師此箇天真  
味根上來麼塵上來

油水頌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謁長老  
觀佛牙趙郡蘇某爲之頌曰

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  
不知有火在穴能寶內外淨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  
非真定故見火復起

豬肉頌

淨洗鑪少著水柴頭爇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  
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  
肯喫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  
管

食豆粥頌

道人親煮豆粥大衆齊念般若老夫試挑一口已覺  
西家作馬

荅子由頌

子由問黃檗長老疾云五蘊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嶽  
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石攻

不知黃檗如何荅老僧代云有病宜須著藥攻寒時  
火燭熱時風病根既是無容處藥石還同四大空六  
月二十日

禪戲頌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何不  
可問天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喫不得是  
大奇大奇一益羨勘破天下禪和子

荅孔子君頌

夢中投井入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住處我今何爲  
自此作苦忽然夢覺身在牀上不知向來本元無非

不應復作出入住想道無深淺亦無遠近見物失空  
空未嘗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應當正遠作如是觀  
醉僧圖頌  
人生得坐且穩坐劫劫地走覓什麼今年且病東禪  
屎明年去拽西林磨

贊

三笑圖贊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盧胡一咲其樂也天嗟此小童  
麋鹿狙猿爾各何知亦復粲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  
冬咲其咲未知孰賢

李西平畫贊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生  
泚如反掌及其後帥鳳翔與隴右瞰河湟兵益振謀  
既滅終不能取尋常墮賊計困平涼卒罷兵仆三將  
誰之咎在廟堂斬焉劍誅延賞為菹醢不足償覽遺  
像涕泗滂

醉吟先生畫贊

黃金卧碧玉壺足踏東流水日送西飛鳥擁髻顧影  
者真子干之侍妾奮髯直眎者非列仙之懼儒

夢作司馬相如求畫贊并序

夜夢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合席而坐子雲曰  
長卿久欲求公作畫贊予辭以罪戾之餘又廢筆  
硯子雲懇祈不獲已為之既成子雲戲爭曰三賦  
果足以重趙乎予曰三賦足以重趙則子之太玄  
一果足以重趙乎為之一咲而散  
長卿有意慕蘭之勇言還故鄉問里是聳景星鳳凰  
以見為寵煌煌三賦可使趙重

題三國名臣贊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於  
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魏然三代王者之

德未易以世論

忠懿王贊 見山集

文武忠懿堂堂如春中有擣里不以示人雷行八區  
震驚聽聞提十五州共為帝民送君者自崖而返必  
安樂其子孫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耻大物而成仁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吾觀沐猴以馬為戲至使此馬竊銜詭轡沐猴宜馬  
真虛言爾

文與可枯木贊

怪木在庭枯柯北走窮猿投壁驚雀入牖居者蒲氏

畫者文叟贊者蘇子觀者如流

救月圖贊

癡臺鬻肉睥睨天目偉哉黑龍見此蛇服墓死月明  
龍反其族乘雲雲天雨我有穀

題王靄畫如來出山相贊

頭鬚鬢曾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  
萬家閑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  
等正覺

東林第一代廣惠禪師真贊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故能

立天下之大名是人於道亦未也特以義重而身輕  
然猶所立如此而况於出三界了萬法不生不老不  
病不死應物而無情者乎堂堂拈公僧中之龍呼吸  
為雲噴火為風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蓋將拊掌談  
笑不起于坐而使廬山之下化為梵釋龍天之宮

六觀堂贊

我觀衆生念念為人晝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  
非想非因夢中常覺孰為形神我觀衆生終日凝怖  
土偶不然無罣礙故佛言如幻永離愛惡飢殮畫餅  
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以是為故乃有死生

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能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  
顛倒已久以光為無以影為有佛言光影我亦舉手  
從此永斷日中狂老我觀衆生同游露中對面不見  
衣沾眼蒙佛言如露一照而通蒙者既滅照者亦空  
我觀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中建立世界佛言如電  
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雜壞垂慈老人嘗作是觀  
自一至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  
孰為此贊

膠兩蓋公堂照壁畫贊并引即師子屏風

陸探微畫師子在閩州甘露寺李衛公鎮浙西所

留者筆法奇古

近世子為甘露寺詩有云

破板陸生畫青

山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

寫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刊者也熙寧九年十一

月十五日命工摹置膠西蓋公堂中且贊之云

高其目仰其鼻奮然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  
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置之高堂護燕几  
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元華子真贊

方口而鬚秀眉覆顙示我其華我識其元我來從之  
目擊道存我有陋室茅茨采椽洒掃庭戶窓牖廓然



虛空無人願受子言

髑髏贊

黃沙枯骨髑髏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特恨不見  
業風相鼓轉巧色美倩盼無師無眼禪看便成一片  
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  
畫十八大阿羅漢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

白邊在膝貝多在中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顛百發  
不受刀箭深心掃除留此殘雪

第二迦諾迦代者

看年何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瞋去喜雖幼  
笑則非瞋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尊者

揚眉注目拊膝橫拂問此大士為言為默默如雷震  
言如墻壁非言非默有祖是式

第四蘇頻陀尊者

聃耳屬眉綺眉覆額權輔也佛在世時見此者皆不開  
口誦經四十餘齒特聞雷電出一彈指

第五諾牟羅尊者

善心為男其室法喜背癢孰爬有木童子高下適當

輕重得宜使真童子能如茲乎

第六跋陀羅尊者

羨彼惡婉自昔所聞不圓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  
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毛髮眉與須既去一作其二一則有餘因以  
示衆物無兩遂既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

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  
亦不相指是四句偈在我指端

第九戒博迦尊者

一劫七日刹那三世何念之勤屈指默計屈者已往  
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伸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垂頭沒有俛目注視不知有經而况字義佛子云何  
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恬羅尊者

面門月滿一作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  
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為護法城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

以惡轉物作駭如火自焚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  
捧手為誰虔恭一作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施尊者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閑不行不立  
不坐不卧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墮路迷草合逐獸于原  
得箭一作忘弓偶然汲水忽然相逢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暫休伐者黔如晏如岳鮮不僻淫是哀駘宅

澹臺滅明各妍于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半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  
自一作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歎一作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  
毛髮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右為手持杖為杖持手宴坐石上  
安以杖為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捕魚圖贊

行秀水暖龜魚出戲獨一作蛙無別寂冥鼓吹此謂魚樂強羸相屠去是哆口以完長須

馬祖龐公真贊

南岳坐下一馬四蹄踏殺天下馬後復一老龐一口吸盡西江天下是老師脚西江即渠儂口不知誰踏誰殺何緣自吸自受蠟鬚作六偈述龐公事東

玉巖隱居陽行先真贊

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世之所爭者五  
天畜其三而昇其二是以目計之不足歲計之有

也

葆光法師真贊

嗟夫法師行年四十有四而不知牝牡之欲身居京  
邑而不營利欲之私體無威容口無文詞頭如蓬華  
性如鹿麋意之所向雖金石莫隔而鬼神莫逆此所  
以陟降天門睥睨帝所而終莫能疑者

醴泉觀真靖崇教大師真贊

北方有神君出內岡與冥被髮拊劍馭兩靈國之東  
南福其庭注然天醪涌其冷汰選妙士守籥局脩然  
真靖有典刑眉間三出杳而清何必控鯉浮南溟

清都謝道士真贊

謝道士生丙子真一存長不死欲識清都面目一江  
春水東流滔滔直入滄海大至蓬萊頂頭

李伯時作老子新沐圖遺道士寒拱辰趙  
郡蘇某見而贊之一云子由作

老聃新沐晞髮于庭其心淡然若忘其形夫子與回  
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山豈有已哉夫人皆  
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忘其天則全四肢百  
骸孰為吾纏死生終始孰為吾遷彼赫赫者將為吾  
溫彼肅肅者將為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  
皆賴之而况吾身乎溫為吾和寒為吾堅忽乎不知  
而更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辯才大師真贊

予頃年嘗聞妙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  
聞者贊之即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  
所在在汝唾霧之中

應夢觀音贊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  
我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思無邪齋贊

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  
鉞承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鷄培以戊巳耕以赤蛇  
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于日  
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  
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以意造也紹  
聖元年十月二十日

傅大士贊

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我門槌為君打鼓

銘

孔毅甫鳳喙石硯銘

昔予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劍浦之上  
黯黯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舌之  
有泉此其大凡也為然為不然然也雖胡越同名猶  
可不然徒與此石谿而產何異於九鵬而一鷗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于  
劍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故人王頤有自然端硯硯之成於片石上  
稍稍如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真寶石也而其德則

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殺也

楊次公家浮磬銘

室  
清而直朴而一雖有鄭衛無自而入以託於君子之

裙靴銘并序

予在黃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

裙銘又令作御靴銘

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  
環珮來聲

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

周文炳瓢硯銘

以汝為硯矚肖而瓢質以汝為瓢硯剖而腹實飲西  
江之水吾以汝礪齒懸河之辯其以爾借面不即不  
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

王定國硯銘 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止  
一夫敬墨以為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  
納諸聖賢之域

又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浮空

謾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谷庵銘

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  
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無物非獨無應亦  
無咎洞然神光照毫髮

文勛篆銘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  
意在隸前汲冢魯壁周鼓秦山

卓錫泉銘并叙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贍足大衆

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

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知嗟異為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問何從來  
初無所從若有從處夫則有窮初住南萃集衆湏水  
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名寒泉自冽衆渴得飲  
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  
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灌溉飲及牛羊手不病汲  
有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  
訊於祖師其亦可哉

枕柳庵銘并叙



東坡居士謫于僂耳無地可居偃息于枕柳林中  
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為方輿神尻以遊孰非吾居百柱負巔  
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吸呼  
蝮蛇魑魅出怒入娛習苦堂與雜童奴奴東披居士  
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  
東坡非名岷峨非廬須髮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  
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  
跨汗漫而遊鴻蒙之都乎

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  
吾聞得道人一物不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  
法念已逝此衣非昔衣此法非生滅衣益無壞者振  
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參寥泉銘并叙

予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予於東城留暮  
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  
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  
年予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  
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予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

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  
擷新茶鑛火煮泉而淪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  
公之為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  
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為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  
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  
真卽是夢夢卽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  
實弊汝神

夕庵銘

晝皆作霧散毛脉夜氣既歸肝膽是宅我銘夕庵

惟以照寂八萬四千忽然而一

何公橋銘 英州

天攘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鷓在河順水而行  
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  
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汚彼濫觴蛙跳儵游溢而懷山  
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冰坼雷解  
坐使此邦畫為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  
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  
公心如石匪鐵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  
如負其子䟽為玉虹惡為金堤直攔橫檻石賈所棲

東坡集卷之十一  
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乎闡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  
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為此橋願公千歲與橋壽考  
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  
子孫不忘

廣心齋銘

細德險微愛事彼我君子廣心物無不可心不運寸  
中積瑣瑣得之戚戚忿欲生火沃以遠水井泉無波  
父下為量萬物一家前聖後聖惠我光華

十二琴銘

震陵孤桐

震陵孤桐下陽岑音如潤泉纏深林二聖元祐歲丁  
卯器巧名之張益老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  
而清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號鍾

薄則播厚則石侈則咳弁則鬱長甬則震無此五疾  
則鳴而中律是謂號鍾之實

玉磬

其清越以長者玉也聽萬物之秋者磬也實如是中

藜藿不再食以是樂飢不以告糶

松風

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竅號怒而實無失其  
蕩枝蟠葉雲而勝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耶

古媧黃

煉石補天之年截匏比竹之音雖不可得見吾知古  
之猶今木聲犁然當於人心非參寥者孰鉤其深

南風

聲歌帝風舜作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歸鶴

琴聲三疊舞胎仙肉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見

玄隴頭松風入朱絃

秋風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絃直而志不平攬變衰  
之色為可憐之聲不戰者善將傷手者代匠悲莫悲  
於湘濱樂莫樂於濠上

漁棖

檣楫大湏蕭然於萬物之表槁項黃馘闐然於一葉  
之航與鷗鷗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光驚潛魚而出聽  
是謂魚棖

九州璜

釣漁得九州之璜避紂得九州之王湮沉乎射鮒之  
谷委蛇乎鳳凰之堂其音不爽惟德之常

天球

天球至意今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蒼者相  
僵于下陽之庭奏刀而玉質成器而金聲山川昇之  
耶其天性之耶

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為散  
人出叢書

天石硯銘 并叙

某年十三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群兒戲  
地為戲得異石如魚膚温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  
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  
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某  
曰是文字之祥也某寶而用之且為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  
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  
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為失之

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寄忽復見之  
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手刻其受  
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襲九淵之神龍湧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  
勝而栖神蔚鵝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  
庭宇跨飲江之鰲龜岌飛簷與鐵柱插清江之齋淪  
眩古潭之石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  
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具闕與  
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鰕與蛭蟻  
遊將去而返顧託江沉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  
意之不陳逮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  
或殺終不殺之為仁

啓

求婚啓

結縭早歲已聯昆弟之姻親岳自南荒尚念子孫之  
嫁娶敢憑良妁往欵高閣賦長予慕之第二子符天  
質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風綿邇屢幾弓冶之餘伏  
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娘子稟粹德  
門教成家廟中即墳典之付豈在他人太真姑舅之

婚復見今日仰緣夙契祇聽俞音

定州到狀

得請近藩做塗治境即請披奉預切忻愉

上執政謝將入論啓

事有服勤此實守臣之職功無可錄遽膺褒詔之榮  
聞命惟驚反身自愧伏自河失故道遺患及於東方  
徐居下流受害甲於他郡比緣衆力獲保孤城灑沈  
澹災無補洪源之塞增卑培薄僅循下策之施敢圖  
天聽之卑乃辱重書之賜茲蓋伏遇某官左右元聖  
師保萬民方以一夫不獲爲已羞故衆人皆樂以善

告遂緣過聽致此曲恩某敢不祇服訓詞益修吏職  
深自策其駑鈍庶有補於消埃過此以還罔知所措

上留守宣徽啓

右某啓少年游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效官復淮  
陽卧理之日矧留都之清淨眷幙府之優閑再枉辟  
書重收孤迹哀憐廢棄之久誰復肯然綢繆樽俎之  
歡亦非偶爾伏惟留守宣徽大尉才高一世望重屢  
朝體河嶽之蕪容納消塵而不問衣食有奉已寬盡  
室之憂道德照人况復終身之幸其為感激難盡敷  
陳

謝交代趙祠部啓

近審新命屈領此邦名實所加吏民交慶夫何駑蹇之步偶茲糠粃之先雖甚內慙實為大幸恭惟某官清名肅物雅望在人以博學而濟雄文以高才而行直道久試蕭生於馮翊猶煩長孺於淮陽眷此東原幾為大澤尚呻吟之未復豈罷陋之所堪望公之來以日為歲祝頌之素寫述難周

賀孫樞密啓

伏審對揚綸綍進領樞機道不虛行必賴股肱之力人惟求舊允符夷夏之瞻恭惟某官德克山甫之格

明氣備孟軻之剛大聲華傾於衆望功業見乎有為擁節常山遠過長城之備剴繁京兆遂令鳴鼓之稱公議益崇貴名愈白用致非常之命以圖保大之勳惟時運籌既壯王猷之塞佇觀秉軸更增帝載之熙某限以郡符阻趨墻仞欣林之至徒切下懷

回列郡守倅啓

祇奉詔恩出臨邊寄愧非才之難強託餘庇以少安豈謂仁私過形存問感佩之至宣寫莫周

賀列郡知通賀奉啓

日旋南極氣兆黃宮竊惟視履之祥宜擁自天之祐



未遑馳問先辱惠音感佩之誠敷述罔既

四列郡守倅賀年啓

新曆既頒群情交泰過蒙流問祗服寵光永惟嗣歲之興必享宜民之祿徒深頌味莫罄敷陳

謝監司啓二首

近審下車輒嘗進記徒欲聞名於將命未皇盡意以占詞不圖謙光遽錫褒寵感銘既切愧惕并深恭惟某官以舊德之賢當聖朝之選恩足以濟法義足以理財先聲所臨公議同慶凡繫屬部實有賴於庇廡惟是孤蹤更曲蒙於優借此為過幸山言復勝言

又

伏念傾蓋若故雖自慰於宿心盡言非書故未紓於誠意即膺寵復實佩謙光退屬紛縈遂踈上記遽叨榮問徒益厚頽恭惟某官造道惟深養氣以直理財不愆於義行法不失其恩竊聆下風倍仰厚德不圖幸會遽隸屬封吏畏民懷既仰安於明哲心勞政拙庶粗免於譴訶喜抃至深敷陳莫罄頌尚熾恭對未期伏冀精願別即迅召

賀高陽王侍制啓

伏審顯奉恩綸榮更帥閩鎮武垣之衝要聯內閣之

高華公議交俞貴名愈白恭惟某官膺天大任於時  
有為發揮才謀更歷事任道能濟而不過事雖難而  
不辭簡在聖心遂益柄任峻登祕近之有重易關防  
之雄有恩有威方結束人之愛允文允武更紆北顧  
之憂即觀成功進陟近輔

賀青州陳龍圖啓

伏審光奉詔書往司留憲漢恩予告暫優三最之勤  
商夢懷人方羨巨川之濟於公自計為喜可量伏惟  
某官文武憲邦忠嘉致主衆謂老成之託孰逾推學  
之賢而乃力謀退安示有疾病揮金故里雖榮踈傳

之歸雅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無由追餞徒切瞻依

謝惠生日詩啓

伏蒙某官以某生辰特貽佳什允也風人之作燦然  
華衮之榮自省庸虛惟知愧汗雖大人占斯干之夢  
喜獲嘉言而弟子廢慕我之篇難忘求慕感佩之素  
敷染莫周

謝求婚啓

敢議婚姻蓋特鄉閭之末遂忘門閥亦緣聲氣之同  
龜筮既從祖考咸喜伏承令子弟二小娘子慶闈擢  
秀豈獨衛公之五長而某第二子某駑質少文庶幾

南容之三復恭馳不腆之弊求結無窮之歡悚抃于  
懷敷述罔既

賀正啓

伏以物壯則老肅後所以成歲功否終必傾反復然  
後知天意凡在含生之類休有向榮之心恭惟某官  
履信體仁秉德真義才無施而不可道得時而愈隆方  
當彙征元吉之辰宜享既醉太平之福某限居官守  
阻候門墻瞻頌之深敷宣罔既

賀冬啓

伏以候緹室之清宮警告以日卜臺觀之黃授史書

有年共安消長之來以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才醇  
際異道德深醇靖共正直之休順獲天人之助某恪  
守官次阻稱壽觴坐馳傾向之心莫罄安榮之遇

賀正啓

伏以葦桃在戶磔攘以饑餘寒椒柏稱觴燔烈以興  
嗣歲在時為泰與物咸新恭惟某官德洽斯民才高  
當世迹難淹於外補望已隆於本朝慶此朋來之辰  
必有彙征之福某官守所繫展謁無階頌咏之深敷  
馮難盡

謝孫舍人啓

拜命中宸代言西掖聳聞中外交慶上夫竊惟二聖  
之心蓋以多士為急減烽仆鼓而以將帥為藩垣抵  
璧捐金而以公卿為帑廩蓋樽俎有折衝之特則藜  
藿無見採之憂某官瑚璉之才杞梓其用學不專於  
為已才已效於臨民穆如清風草木皆靡炳然白日  
霏雪自消茲為收拾之儲豈特絲綸之任不遺衰朽  
過辱緘封求敦為好之懷深負難酬之作

謝呂學士啓

文學之選人才所難迺無世祿之嫌遠絕茅衡之弃  
此國家養賢之地豈為儒者竊祿之私某官學古

入官脩身以道志本為已行浮於名直諒多聞固可  
追於益友文史足用曾不愧於古人果膺選掄益登  
清要未皇馳問先辱惠音

荅新蘇州黃龍圖啓

伏審光膺詔函移牧吳會先聲所被惠政已孚自顧  
妄庸敢論疇昔既聯法後之末又竊鄰光之餘金華  
玉堂帝左右之高選武林茂苑江東南之要藩雖才  
分闊絕於賢愚而步武差池於先後其為喜幸宜倍  
等流伏惟某官文秀士林才任國器學已試而可用  
望文養而益隆偃息均勞叔度莫窺於萬頃治行稱

首次公行踐於三槐潤澤所加迂愚有託辱移書之  
周厚實借寵於良遲銘感之深筆舌難喻

賀提刑馬宣德啓

奉命按刑捧節入境吏民相慶已戴二天之仁衰病  
自私獨先一日之雅恭承榮問有激懦衷伏惟某官  
才映士林望高朝論治行聳聞於中外家聲洋溢於  
縉紳眷三吳之疲民困連年之積潦疇咨明哲宣布  
厚恩匪惟凋瘵之獲蘇抑亦庸虛之知勉其為喜幸  
豈易名言

答曾舍人啓

伏審顯膺制命榮進該垣風聲所加中外同慶欣以  
取才之道自惜為難惟君子之所為固衆人之莫與  
奢儉異俗不害徐公之有常用舍皆天孰知令尹之  
無喜某官異材秀出博學名家世以文鳴遠繼父兄  
之業早緣德進簡在裕陵之心今乃援而進之論者  
惜其晚矣訓詞一出皆丹青潤色之文老拙自降有  
糠粃在前之歎過蒙寵顧辱示華牋恨無酬德之言  
徒有得賢之慶感怵之素屬遠難周

答秀州胡朝奉啓

伏審初見吏民首行條教隣封甚迓欣謠頌之藹然

緘牘先蒙愧勞謙之過矣某官望推朝論才映士林  
用已試於盤根所居見紀政方觀於餘地不令而行  
某待罪江湖苟安衰病眷言一郡幸擊柝之相聞矜  
式百為知伐柯之不遠其為欣詠難盡名言

上魏州大守啓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惟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  
之權凡在庇庥莫不欣抃切以弘農故地魏國舊邦  
周分同姓之親唐以本支為尹富庶雅高於二陝鶯  
花不謝於三川韓公三十一篇風光咸在賈島五十  
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溜灌溉之饒被女即雲雨之施

四時無旱石物常豐寶產金銅充仞諸邑良材松柏  
瞻給中都至於事簡訟稀瀟洒有道山之况魚肥鵠  
浴依稀同澤國之風自匪臣賢不輕假守故來者未  
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非揔一路之轉輸則入六  
曹而侍從前人可考新命何疑伏惟御府某官學造  
淵源道升堂奧精浸及天人之蘊高明窮性命之微  
中外屢更功名茂著銅虎暫淹於百里朱轡聊寄於  
三堂仰望精微俯臨民社共俟星言而夙駕思承道  
化乎其民某仕版寒蹤實僚谷吏久仰圭璋之望素  
欽星斗之名豈謂此時獲依下庇惟良作牧已興來

暮之歌謠有隕自天惟恐引膺於綸綍無任丹懇倍切馳情

賀蔣發運啓

伏審上計入覲拜恩言還擁節東南上寄一方之休戚考圖廣內示將大用之權輿凡在庇庥舉增并躍恭惟某官受材秀傑秉德純忠蔚然西漢之文深厚爾雅展矣東京之吏悃悃無華雖已得正法眼藏於大祖師猶有一大事姻緣於當來世固將入踐卿相坐致功名以斯道而結王知隨所寓而作佛事某竄流已久衰病相仍方稱慶之未皇忽移書之見及欣

感之幸筆舌難宣

荅杭州交代林侍制啓

伏審新易節旄光臨督府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坐振於七州某偶以庸虛適相先後愧無毫髮之善可紀斯民惟有凋瘵之餘以遺君子即諧瞻奉尤切詠思

賀年啓二首

效五物以觀雲咸知歲美備八能而合樂益驗人和伏惟某官進德及時宜民受祿肇履三陽之應求膺百順之歸未遂披承徒贈欣詠

又  
三陽應律萬寶向榮求惟視履之祥宜獲自天之祐  
未皇展慶徒切頌言

高麗大使遠迎啓

伏審觀光魏闕自忘浮海之勤授館吳都將有披雲  
之幸過承謙德先枉華緘感荷之深誦言莫既

副使啓

伏審祇率邦常來脩方真適此海隅之守得瞻使節  
之華首辱緘滕過形謙抑其為感忤難盡名言

謝大使土物啓

伏審揚舲造朝弭節就舍歸時事於宰旅方勞遠  
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莫遑辭避但切感銘

謝管設大使啓

鳴鹿食野方主禮之粗陳驪駒在門歎賓歡之莫盡  
遽辱移書之重益慙為具之踈即遂頌言徒增銘佩

副使啓

伏審舍館初定徒馭少休粗接賓歡方愧餽牽之陋  
曲敦私好特班深貢之餘感佩于懷愧忤無量

謝副使啓

伏以裴回弭節必忘靡盬之勤笑語飛觴深懷不腆



東坡集卷之十一  
之愧過承榮問益荷謙勤感服于衷筆舌難盡

罷登州謝杜宿州啓

桑榆晚景忽蒙杖屨之恩山海名邦得竊湏臾之樂  
自非明哲少借餘光內自顧其空踈必難逃於曠敗  
某官高風肅物雅望應時既愷悌以宜民亦儒雅而  
飾吏每假齒牙之論曲誠羽翼之私感佩良深敷述  
奚既

杭州到狀

得請支郡備員屬城幸茲衰病之餘託在庇蔭之末  
即諧瞻奉預切欣愉

賀王發運啓

伏審榮膺制檢總領漕權慘舒六路之民表裏大農  
之政風聲所暨忻悚交并恭惟某官學術過人忠嘉許  
國暫屈分符之寄已膺側席之思乃眷東南欲少蘇  
於疲瘵無心內外當益罄於謀惟凡在庇蔭豈勝歡慰  
賀新運使張大夫啓 一本作賀葉運使

伏承抗旌入境揆日臨民方一節之風馳已列城之  
雲靡矧惟雅故尤激懽悰伏惟某官早以異材著聞  
美績議法造令久禪於廟謀宣化承流益試之民事  
自聞新命實慰輿情再惟衰朽之餘得荷寬明之庇

其為厚幸未易究陳著聞美績下四句一本作望高即選

### 答喬舍人啓

某聞人才以智術為後而以識度為先文章以華采為末而以體用為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道之將廢也取其後而弃其先用舍之間安危攸寄故議論慨慷則東漢多徇義之夫學術夸浮則西晉無可用之士興言及此太息隨之元祐以來真人在位並興多士以出異材眷惟淮海之英久屈江湖之上迨茲顯擢實慰輿情伏惟某官名重儒林才為國器深厚爾雅非近世之時文有諒多聞蓋古人之益

友代言未幾華國著稱豈惟臺省之光抑亦邦家之慶過蒙䟽示深服為謙頌慙衰病之餘莫究欣承之意

### 謝右史啓

比者誤被聖恩軫及弃物起於貶所付以名藩牧養疲民曾未施於薄效躋攀近侍已再被於寵光祿既多則功不可微職既崇而責猶當重顧懇辭之莫獲念圖報之未能方以為憂敢辱見慶此蓋某官德惟樂善志務達人重緣姻好之私責以文詞之美捧讀數四退增愧慙屬春候之向和宜福祿之益固未遂

披奉但切傾懷

賀時宰啓

伏審光膺考慎峻陟宰司孚號揚廷士識上心之所  
尚置郵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於鼓舞  
恭以某官直方以大廣博而良進以正而正邦異乎  
求以求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漢之詞昂稟  
自殊偉蕭俠之八尺斗南莫競凜梁公之一人加以  
絕識見微曠度舉遠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  
約強本節用則貨可使若流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  
成也譬言泥之在鈞俗無不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

是皆還至而有效安見為事而無功蓋神考貽謀已  
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績要宜纖悉以勿加此大雅兼  
持而不移矧清衷圖任之愈篤豈繫踈渺所獨詠歌  
惟民罔知合語則聖凡有謂令率先惠慈固已遐邇  
爭傳室家胥慶頌此民逢此日之何幸謂吾相勸吾  
君以愛人歡聲格於九天乖氣消於萬彙在昔小國  
如彼景公損已一言退星三舍又况以禹湯大信之  
誥有夔契同寅之言蠢爾憑生猶知助順赫然在上  
豈不降康某愚心有赤心老無佞舌輒忘犯分願欲輸  
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蓋無交則莫與苟好謀則必

成不惡而嚴匪怒伊教終成大賴豈曰自私伏念某  
遭時休明賦命衰薄蚤粗蒙於遴選比久幸於退藏  
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嘆自蕩之波臣  
重以傾歲周旋竊嘗撰屨永淫流落無復掃門豈賴  
補息劓黥彫朽糞朽出部見日去盆望天悵末力之  
將殫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儻奉法循  
理之可為民社非輕猶承宣而惴惴天淵靡外亦戾  
躍以欣欣某限以在外不獲躬詣省庭預百執事賀  
釣屏下情無任

下財啓

夙緣契好獲講婚姻願門閥之雖微情臭味之不  
敬陳納幣之禮以行奠鴈之儀庶徼福于前人未  
歡於二姓

答求親啓

藐爾諸孤雖本軒裳之後閔然衰緒莫閑慕組之功  
伏承某人儒術飭修鄉評茂著許敦兄弟之好未結  
琴瑟之歡瞻望高門獲接登龍之峻恪勤中饋庶幾  
數馬之恭

與邁求親啓

里閨之游篤於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某長子適

天資朴魯近馮遊藝之師傳賢小娘子姆訓風成  
有萬石之家法聊伸不腆之幣願結無窮之歡

徐州謝隣郡陳彥升啓

受代膠西甫遠仁庇分符泗上復託恩私祇見吏民  
希宣條教郡有溪山之樂庭無爭訟之煩曾何妄庸  
獲此僥倖此蓋某官紀綱千里儀表一方議論信於  
中朝予奪公於多士哀罷無術既常荷於蕪容勉厲  
自將或無忝於知遇感懼之素敷沈亦難宣

湖州上監司先狀

拜於江郊聳聞風采馳神德守若奉誨音欣抃之深

敷宣莫究

回同官先狀

幸喜聯事得遂依仁瞻奉匪遙欣愉良極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末  
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  
披緘驚駭眩撫已汗惶共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  
道德龔黃之右牢圍坐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  
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  
風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磬咳之音瞻詠寔勞敷宣

杭州與莫提刑啓

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淞右更竊寵榮顧惟頑鈍  
之資豈任繁劇之寄仰憑多可或賜曲全恭惟某官  
德望在人才猷簡上肅高風於列郡決厚德於齊民  
千佛題名昔忝遊從之末三吳按郡想蒙潤澤之餘  
會見有期瞻依愈切

回蘇州黃龍圖啓

伏審政成京口詔徙吳都眷惟疆境之隣首被風聲  
之美亟蒙音誨良慰望思伏惟某官賦才敏明秉德  
仁厚踐揚臺省既久簡於上心履息江湖尚歷歲

民事仰膺殊用以協群言欣頌之誠口占難盡

代賀歐陽樞密啓代大中公

伏審拜恩王庭署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節實為天  
下之殊休苟居下風孰不欣抃切以國家分設二府  
紀綱百官凡奉法循令所以撫民於內者皆效節於  
中書秉義蹈忠所以捍城於外者皆受制於樞密未  
有不能文而能幹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為宰臣職  
雖或偏道未始異蓋近古之制兵農混於一民自漢  
以還文武分為二職所上者係乎其世所長者存乎  
其人求其兼通豈復容易恭以樞密侍郎名冠當代

才雄萬夫通習世務而皆有本源講明經術而不為  
迂闊擢居大位實快群心武夫悍卒自以為盡得其  
才賢士大夫皆以為得行其道某分守遠郡寓居近  
畿仰大賢之登庸助率土之歡詠

東坡續集卷第十

東坡續集卷第十一

書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  
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戶不於方  
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為十一月為十二月為正  
月為二月為三月為四月而乾之陽復矣陽極則陰  
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為五月為六月為  
七月為八月為九月為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

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為二儀二儀分為四象四象分為十二月十二月分為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為一候分為七十二候三候為一氣分為二十四氣上為日月星辰下為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外毫忽則邪淫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大之不其氣至微其兆細緼可以靜而不動可以齋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

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關關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几居人上者謂之群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閉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冲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荆川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動也執事以高才  
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  
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  
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藝  
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  
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  
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  
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蹕去而不  
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日而眇  
之間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益

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  
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  
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州之鄙人而荆之  
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  
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  
易踈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  
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  
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脩  
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  
進之門者亦徒以為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

東坡續集卷之十一  
二目之眇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  
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  
他日以不見執事為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軾再  
拜

與劉宜翁書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  
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愚闇剛褊仕  
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  
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  
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剜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

而止則過矣某齟齬好道本不欲婚宦為父兄所  
一落世網不能自遣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處  
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  
一事胷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  
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死懇古之至人本不吝惜道術  
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某雖不肖竊自  
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  
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  
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令  
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

尾勿留後段以俟憤悱也或有外冊已成可助成稜  
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  
精微口不能盡而况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  
容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  
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褊衣耳昔葛  
稚川以冊砂之故求句嶠令先生儻有意乎嶠南山  
水竒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  
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為作易卦得大  
有上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為許邁筮有元吉自  
天祐之之語遽作此書庶幾似之其餘非書所能盡

惟祝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上王刑部書

軾今日得於州吏伏審執事移使湖北竊以江陵之  
地實楚之故國巴蜀甌越三吳之出入者皆取道於  
是為一都會其山川之勝蓋歷代所嘗用武焉其間  
吳蜀魏氏尤悉力爭之宋有天下王師平高繼冲至  
于降孟昶下周保權又皆出此其人才之秀風物之  
美有屈宋五禰之賦詠存焉建節旄而使者專有是  
土其見倚之重為吏之樂豈細也哉然執事處之則  
未足賀誠以執事之材力地望宜進任於時不宜任

此或者以謂蠻反南方用兵湖北鄰也宜擇人撫之  
故以屬執事使誠有是議當出於廟堂非愚所得知  
所不敢臆定所敢伏思者人患材不足施或不得施  
豈以位之彼此大小為擇哉於執事之心當亦若是  
肆吾力充吾職而已豈以位之彼此大小動吾意哉  
固執事之所務也不宣軾再拜

與佛印禪老書

軾啓歸宗化主來辱書方欲裁謝棲賢遷師處又得  
手教眷與益勤感作無量數日大熟緬想山門方滴  
清和法體安穩雲居事迹已頌冠世絕境大士所廬

已難下筆而龍居筆勢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  
稍寬假使得欵曲杼思也昔人一涉世事便為山靈  
勤回俗駕今僕蒙犯塵埃垂三十年困而後知返豈  
來便點澆名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識而迎許之何  
以得此豈非宿緣也哉向熱順時自愛不宣軾再拜  
收得美石數百板戲作恠石供一篇以發一笑開  
却此例山中齋粥今後何憂想復大笑也更有野  
人於墓中得銅盆一枚買得以盛恠石并送上結  
緣

上荆公書

某頓首再拜特進大觀文相公執事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來儀真又二十餘日日以求田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也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大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主詞格高下固已無逃於左右獨其行義歸脩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其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集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一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

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疾想已失去伏冀順時候為國自重

上韓樞密書

某頓首上樞密侍郎閣下某受知門下似稍異於尋常人蓋嘗深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為過其在錢塘時亦蒙以書見及語意親甚自尔不復通問者七年於茲矣頃聞明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為作賀啓數百言軾輒裂去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輔於左右者昔侯霸為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位至台鼎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頌絕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世以子陵為狂以軾觀之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  
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人臣之心躬親吏事所以  
待三公者甚薄霸為司徒奉法循職而已故子陵有  
以感發之今陛下之聖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賢亦遠  
過侯霸某雖不用然有位於朝未若子陵之獨善也  
其得盡言於左右良不為過今者貪功僥倖之臣勸  
上用兵於西北使斯言無有則天下之幸孰大於此  
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爭也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計  
之詳矣明公亦必然之軾不敢復言獨有一事以為  
臣子之忠孝莫大於愛君愛君之深者飲食必祝之

曰使吾君子孫多長有天下此豈非臣子之願歟古  
之人君好用兵者多矣出而無功與有功而君不賢  
者皆不足道也其賢而有功者莫若漢武帝唐太宗  
武帝建元元年蚩尤旗見其長亘天後遂命將出師  
畧取河南地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  
行蓋十餘年兵所誅夷屠滅死者不可勝數巫蠱事  
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為  
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唐太宗既平海內破滅突  
厥高昌吐谷渾等且猶未厭親駕征遼東當時大臣  
房魏輩皆力爭不從使無辜之民身膏草野於萬里

之外其後太子承乾齊王祐吳王恪皆繼相誅死其  
餘遭武氏之禍殘殺殆盡武帝好古崇儒求賢如不  
及號稱世宗太宗克已求治幾致刑措而其子孫遭  
罹如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禍者既  
足以為後嗣之累則凡忍耻含垢以全人命其為子  
孫之福審矣某既無狀竊謂人主宜聞此言而明公  
宜言此此言一聞豈惟朝廷無疆之福將明公子孫  
實世享其報某懷此欲陳久矣恐未信而諫則以為  
謗不勝區區之忠故移致之明公雖以此獲罪不愧  
不悔皇天后土宜聞此言

上呂相公書

某昨日面論邢夔事愚意本謂邢臯是平人邢夔妄  
意其為盜殺之若用犯時不知勿論法深恐今後欲  
殺人者皆因其疑似而殺但云我意汝是盜即免矣  
公言此自是謀殺若不勘出此情安用勘司某歸而  
念公言既心服矣然念近者西京奏秦課兒於大醉  
不省記中打殺南貴就縛至醒取衆證為定作可憫  
奏已得旨貸命而門下別取旨斷死竊聞輿議亦恐  
貸之啓奸若殺人者得以醉免為害大矣某始者亦  
以為然固已書過錄黃再用公昨日之言思之若今

後實醉不醒而殺其情可憫可以原貸若託醉而殺自是謀殺有勸司在邢夔犯時不知秦課兇醉不省記皆在可憫之科而邢夔賢杖編管秦課兇決殺似輕重相遠情有未安人命至重若公以為然文字尚在尚書省可追改也

與章子厚書

某頓首再拜子厚參政諫議執事去歲吳興謂當再獲接奉不意倉卒既遠遂以至今即日不審台候何似某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仔問甚厚憂愛深切感嘆不

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然某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云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某者皆憮然今日不獨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某強狠自用不以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某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



純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  
之仁不念舊惡使尔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  
某昔年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  
追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  
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  
定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  
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  
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  
校恤之真與世俗異矣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  
自補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嘗作活

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  
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  
布衣蔬食隨僧一殮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  
得喪粗了其理但祿廩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飢寒之  
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  
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  
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  
會見無期臨紙惘然冀千萬以時為國自重

荅劉巨濟書

某啓人來辱書累幅承起居無恙審比來憂患相仍

性用懷牢落此誠難堪然君在侍下加以少年美才當  
深計遠慮不應戚戚徇無已之悲賢兄文格竒技誠  
如所云不幸早世其不朽當以累足下見其手書舊  
文不覺出涕詩及新文愛玩不已都下相知惟司馬  
君實劉貢父當以示之恨僕聲勢低弱不能力為發  
揚然足下豈待人者哉與吳秀才書論佛大善近特  
士人多學談理空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時以此  
取之不得不爾耳僕老拙百無堪向在科場時不得  
已作應用文不幸為人傳寫深可羞愧以此得虛名  
天下近世進人以名平居雖孔孟無異一經試用鮮

不為笑以此益羞為文自一二年來絕不復為今足  
下不察猶以所羞者譽之過矣舍弟差入貢院更月  
餘方出家孟侯雖不得解却用往年衣服不赴南省  
得免解其兄安國亦然勤國亦捷州解皆在此因風  
時惠問以慰飢渴何時會合臨紙悵然惟強飯自重

與孫運句書

某啓脾能母養餘臍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  
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  
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疾  
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狀貌氣力如四五十

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  
人日飲數升吾日減一合今但沾唇而已脾胃惡濕  
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雖冒暑遠行亦不念  
水此可謂至言不繁聞曼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  
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時  
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陳彥升云少時得  
此病服商陸防已之類皆不效金液丹灸臍下乃愈  
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  
之法耳薑橘辣藥例能張肺多為腫媒不可服有書以  
之為佳也

與王庠書二首

某啓二卒遠來承手書兩幅問勞教誨憂愛備盡  
審特奉多暇起居萬福感愧深矣某罪責至重上示  
忍誅止竄嶺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來書開說  
過當非親朋相愛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  
詩詞氣比舊益見竒偉察然如珠貝溢目非獨鄉閭  
世不乏人為喜又幸玆材異產近出姻戚數日讀不  
釋手每執以告人曰此吾家王郎之文也老朽廢學  
久矣近日尤不近筆硯見少時所作文如隔世事他  
人文也足下猶欲使議論其間是顧千里於伏櫪也

某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汨沒  
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生事蕭然無一物大畧似  
于脚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斷葷血  
盪酪日食淡麵一斤而已非獨以愈疾實務自枯槁  
以求寂滅之樂耳初欲獨赴貶所兒女輩涕泣求行  
故與幼子過一人來餘分寓許下浙中散就衣食既  
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也足下過相愛乃  
遣萬里相問無狀自取既為親友憂及又使此兩人  
者蒙犯瘴霧崎嶇往來吾罪大矣寄遺藥物并方皆  
此中無有尤奇味得日食以禦瘴也某為舊患痔

今頗發作外無他故不煩深念會晤無期惟萬萬以  
時保練

某啓前後所寄高文無不達者每見增歎伏但恨老  
拙無以少答來貺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聲名於當  
時然格力自天要自有公論雖欲不顯揚不可得也  
程夫子尚困場屋王賢良屈於州縣皆造物有不可  
曉者海隅風土甚惡亦有佳山水而無佳寺院無士  
人無醫無藥杜門食淡不飲酒亦粗有味也日昏倦  
作書又此信發書極多不能盡察之

荅陳季常書

某啓惠其還辱得李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  
勝擇括等三鳳毛皆安為學日益喜慰無量某罪大  
責薄聖恩不貲知幸念咎之外了無絲髮掛心置之  
不足復道也自當塗聞命便遣骨肉還陽羨獨與幼  
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共吾過嶺到惠將半年風土  
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  
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內外丹要處冒昧厚祿負  
荷重寄決無成理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尺  
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李常安心家居勿  
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

已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先  
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春  
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兄  
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  
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帶水三十仞雷輒  
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頊羽破章耶時也自山中歸  
來燈下裁荅信筆而書緘盡乃已託郡中作皮筒送  
去想黃人見某書必不沉墜也予由在筠極安處此  
者與某無異也書云老軀極健度去死遠在讀之三  
復喜可知也吾儕但斷却少年時無狀一事誠是然

他未及于由見人說顏狀如四十歲人信此事不辜  
負人也不宜某再拜

與謝民師推官書

某啓近奉遠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  
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  
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  
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  
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  
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  
止文理自然恣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得來教既不見棄  
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髮芥蒂然後知公真可人而  
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髮廁賓客之末也揚州有  
侍其大保官於烟瘴地十餘年比歸面紅潤無一點  
瘴氣只是用磨脚心法此法定國自知之更請加功  
不廢每日飲少酒調食令胃氣壯健安道軟朱砂膏  
某在湖親服數兩甚覺有益利可久服子由昨來陳  
相別面色殊清潤目光炯然夜中行氣臍腹間隆隆  
如雷聲其所行持亦吾輩所常論者但此君有志節  
能力行耳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

顧公以道眼照破此外又有事須少儉嗇勿輕用錢物一是遠地恐萬一闕乏不繼一是災難中用貶惡消厄致福之一端也又迺中領手教知到官無恙自處泰然頓慰懸想知攝二千石風聲震於殊俗一段奇事也某近頗知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道貌與往日殊別更相闊數年索我閩風之上矣燕盡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臨江軍書久已收得二書反覆議論及處憂患者甚詳既以鮮憂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誦之者顧公常誦

久驕惰自合警策之數年乃見効惟極邊才箭社射生極得力虜所畏憚公必舊知之矣以數勾集一月村堡幾虛公私惴惴北賊亦多相時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勞費此出入守望與虜長技同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不憂其不閑習也宜與永免冬教又當有以優異勸將大之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事行之邊臣無赫赫之功然經久實事無如此者覘者多云可汗老疾欲傳雖離為人猜忌奸兵邊人盡知之此豈可不留意顧公痛為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書豈能盡也虜涵浸德澤久矣其勢亦未遽渝盟日

恐離兒驚忍其下必有不忠貪功好利之人謀之必  
先使北賊小小盜邊託為不知若不折其萌芽狃於  
小利張而不已必開邊隙備禦之策惟安養弓箭社  
及稍加優異使當淬礪以待小寇策無良於此者矣  
所條上數事亦甚穩帖不至張皇惟乞免人戶折變  
所費不多及立閑名目獎社人頭首又乞復回易牧  
息時遣機宜僚屬費少錢糧就地頭賞其高強者耳

與王定國書

罪大責輕得此已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人緣我得  
罪而定國為已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絕每念

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苦不文是太不  
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  
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  
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  
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  
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  
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  
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  
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  
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



東坡續集卷之十一  
之陋如此此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  
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  
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  
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某本不  
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  
然某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  
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  
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與孫知損運使書作師

文安北城如涉無人之境其漸可虞廟堂已留意其

此語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  
來一人而已今見定國每有書皆有感恩念咎之語  
甚得詩人之本意僕雖不肖亦當髮鬢於庶幾也近  
有人惠大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  
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賓去桂不甚遠朱  
砂差易致或為置數兩因寄及稍難即罷非急用也  
窮荒之中恐有一奇事但以冷眼陰求之大抵道士  
非金丹不能羽化而丹材多在南荒故葛稚川求峒  
嶠令竟化於廉州不可不留意也陳瓌一月前直往  
筠州者子由亦粗傳要妙云非久當此來此人不唯

有道術其與人有情義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  
術多方難得其要然某觀之唯能靜心閉目以漸習  
之似覺有功幸信此語使氣流行體中痒痛安能近  
人也邇來江淮間酷暑殆非人所堪况於巖外唯道  
德清曠必有以解煩釋悶者入秋來翛然清遠計尊  
侯安勝公學術日益如川之方增幸更着鞭多讀史  
書仍手自抄為妙造次造次某自謫居以來可了得  
易傳九卷論語五卷今又下手作書傳迂拙之學聊  
以娛老且以為子孫藏耳子由亦了得詩傳又成春  
秋業傳閑知之為一笑耳辱惠書并新詩妙甚感  
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  
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幸甚近在常置得一小庄  
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  
林不暇擇木也

與李方叔書

某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悚  
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住佳勝錄示于駿行狀及  
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  
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  
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

少如李氏墓表及于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  
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  
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  
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  
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  
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  
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仞山之損矣古  
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某非敢廢此道  
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  
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

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  
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傳欽之侍郎  
孫莘老薦之某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  
得一官某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世人主  
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某可乎東漢處士私  
相謚非古也殆似江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  
生真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况近相名字乎甚  
不願足下此等也某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  
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  
益竒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言  
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

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  
一不一某頓首

上知府王龍圖書

執事自軒車之來曾未期月蜀之士大夫舉欣欣然  
相慶以為近之所無有下至問巷小民雖不足以識  
知君子之用心亦能懽欣踊躍轉相告語誼譁紛紜  
洋溢布出而不可掩雖戶給之粟帛而人賜之爵其  
喜樂不如是之甚也伏惟明公何術以致此哉軾也  
安足以議雖然請得以僭言之蓋明公之於蜀人所  
以深結其心而納之安居無事以養生送死者有所

甚易而亦有所至難夫海濱之人輕游於江河何則  
其所見者大也昔先魏公宰天下十有八年聞其言  
語而被其教誨者皆足以為賢人而况於公乎度其  
視區區之一方不啻戶庭之小且公為定州內以養  
民殖財而外震威武以待不臣之胡為之三年而四  
方稱之况於實非有難辦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勞  
而自成也此其所以為易者一也自近歲以來蜀人  
不知有勤卹之如擢筋割骨以奉其上而不免於刑  
罰有田者不敢望以為飽有財者不敢望以為富惴  
惴焉恐死之無所然皆聞見所熟以為當然不知天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下復有仁人君子也自公始至釋其重荷而出之於  
陷穽之中方其困急時軍瓢之饋愈於千金是故莫  
不懽忻鼓舞之王此其所以為易者二也雖然亦有  
所至難何者國家蓄兵以衛民而賦民以養兵此二  
者不可以有所厚薄也然而薄於養兵者其患近而  
易除厚於賦民者其憂遠而難救故夫庚子之小變  
起於兵離而甲午之大亂出於民怨由此觀之固有  
本末也而為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而不知畏  
其難救之遠憂而有志於民者則或因以生事非當  
世大賢孰能使之兩存而皆濟此其所以為難者一

也蜀人之為怯自昔而然矣民有抑鬱至此而不能  
以告者且天下未嘗無貪暴之吏惟幸其上之明而  
可以訴是以猶有所恃今民怯而不敢訴其訴者又  
不見省幸而獲省者指日以為凶民陰中其禍嗟夫  
明天子在上方伯連帥之職執民之權而不能為之  
地哉夫惟天下之賢者則民望之深而責之備若夫  
庸人誰復求之自頃數公其來也莫不有譽其去也  
莫不有毀夫豈其民望之深責之備而所以塞之者  
未至耶今之飢者待公而食寒者待公而衣凡民之  
失其所者待公而安傾耳聳聽願聞盛德日新而不

替此其所以為難者二也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  
施而不可惟無忽其所以為易而深思其所難者而  
稍加意焉將天下被其澤而何蜀之足云某負罪居  
喪不當輒至貴人之門妄有所稱述誠不勝惓惓之  
心敢以告諸左右舊所為文十五篇政事之餘憑几  
一笑亦或有可觀耳

與葉進叔書

進叔足下僕猶介寡合之人也足下望其貌而壯其  
氣聆其語而知其心握手見情素交論古今歡然若  
得與之忘年焉僕不自知何為而得此於足下也前

日南歸草草不能道一辭到家秋氣已高窓戶蕭然  
思與足下談笑之樂恍乎若相從於夢中既覺而不  
知卧於虛榻也行日嘗辱贈言意勤辭直讀之使人  
惻惻動心足下之所以知僕心者至矣所以責善於  
朋友者亦至矣而又凡所以為至之中有所不至者  
僕得以盡之焉僕聞有自知之明者乃所以知人有  
自達之聰者乃所以達物自知矣可以無疑矣而徇  
人則疑於人自達矣可以無蔽矣而徇物則蔽於物  
今足下自知自達而無可疑可蔽矣豈僕所以得入  
與物之說耶至以謂僕之父不能把臂服膺以示無

問凡此者非疑非蔽也乃僕所以為狷介寡合者足  
下顧不亮乎夫投規於矩雖公輸不能使之合何則  
方圓者殊也雜宮以羽雖師曠不能使之合何則緩  
急者異也對辯以訥遇剛以柔雖君子不能以無爭  
何則所性所操之不同也足下聰明過人無世事不  
通獨不知物理之有參差者乎昔張籍貽韓愈之書  
責愈以商論文字不能下氣夫以退之而未免矧其  
下者乎雖然亦思而改之耳恐足下未審此聊復以  
書

荅范景山書

自離東武不復拜書踈怠之罪宜獲譴於左右矣兩  
辱手教存撫愈厚感愧不可言即日起居佳勝知局  
事勞冗殊甚景山雖去軒冕避津要所欲閑耳而不  
可得乃知吾道艱難之際仁人君子捨衆人所棄猶  
不可得然憂喜勞逸無非命者出辨此身與之浮沈  
則亦安往而不適也某始到彭城幸甚無事而河水  
一至遂有為魚之憂近日雖已減耗而來歲之患方  
未可知法令周密公私匱乏舉動尤難直俟逐去耳  
久不聞餘論頑鄙無所鑄發恐遂汨沒於流俗矣予  
由在南都亦多苦事近詩一軸拜呈冗迫無佳意思

但堪供笑耳近齊居內觀於生術似有所得子由充  
為造人景山有異書秘訣倘可見教乎儉非面莫盡  
惟乞萬萬自重

答參寥書

去歲倉卒離湖亦以不一別太虛參寥為恨留語於  
僧官不識能道否到黃已半年朋游常少思念公不  
去心懶且無使故不奏書遠承差人致問殷勤累幅  
所以開諭冥勉者至矣僕罪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  
念舊而已雖平生親識亦漸往還理固宜爾而釋老  
數公反復千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知

德高風果在世外也見寄數詩及近編得一詳味  
洒然如接清顏聽軟語也比已焚筆硯斷作詩故無  
緣屬和然時復一開以慰孤寂幸甚筆力愈老健清  
熟過於向之所見此於至道殊不相妨何為廢之抑  
更當磨揉以追配彭澤未間自愛

答李康年書

向承龍訪教語甚厚因循未及裁謝復枉專使辱書  
累幅意愈勤重且獲所著通言三篇及新詩磔刻廢  
學之人徒知愛其文之工妙而不能究極其意之所  
至欽味反復不能釋手幸甚幸甚比日起居何如竊



想著書講道馳騁百氏而游於藝學有以自娛忘其  
窮約也通言略獲披味所發明者多矣謹且借留得  
為究觀他書豈敢輒留他日別為小字寫草書見惠  
不必心經乃大賜也要改尾謾寫數字不稱妙筆

答舒堯文書

某啓午睡昏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頗爾  
醒快若清風之來得當之也大抵詞律莊重叙事精  
緻要非囂浮之作昔先零侵漢西疆而趙充國請行  
吐谷渾不貢于唐而文皇臨朝歎息思起李靖為將  
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

齊陳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已公自於  
彼乞盟可也奈何欲為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  
而給諸不敢當即承來命少資嗚喙

答陸道士書

某啓別來歲月乃爾許也涉世不已再罹憂患但知  
自哂爾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且審道體安休喜  
慰之極惠州凡百不惡杜門養病所念君棄家求道  
二十餘年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見許今春相訪果然  
能踐言何喜如之舊過廬山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  
所知今為何在曾與之言否黃君高人與世相忘者

如某與舍弟何足以致若得一見子由龔錯其所未  
至則某可以受賜願因足下致懇當可得否韓朴主  
事多從傳同年遊近傳得漢東漕幘遂帶得來此否  
因見亦道意羅浮有一鄧道士名宇安專靜有守皆  
世外良友世外之道金丹為上儀隣次之服食草木  
次之胎息三生為本殆無出此者嵇中散云守之以  
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承以靈芝潤  
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不用其他舉以中散為  
師矣適飲桂酒一杯醺然徑醉作書奉荅真不勒字  
數美桂酒乃仙方也釀桂而成益然玉色非人間物  
也是下端為此酒一來有何不可但恐足下拘於  
不飲道家少飲和神非破戒也餘惟善慶

荅孫志康書

自春末聞訃悲愕不已自惟不肖得交於父子間有  
年矣即日奉疏少通哀誠不獨海上無便又聞志康  
從西路迎護莫知往還的耗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  
手書累幅愧荷深矣竊承已畢大事營辦勤苦何以  
堪任即日孝履支持預慰所望誌文實錄讀之感噎  
自聞變故即欲撰哀詞以表契義萬一不知爵里之  
詳今復覩此文旦夕當下筆然不願傳出雖志康亦

不以相示藏之家竒湏不肖啓手足日乃出之也自  
惟無狀百無所益於故舊惟文字庶幾不與草木同  
腐故決意為之然決不敢相示也志康必識此意千  
萬勿來索看也師是此人甚竒斯人亦可人也哉某  
謫居已逾年諸况粗遣禍福苦樂念念千逝無足留  
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積理應如此實甘受之今者  
北歸無日因遂自謂惠人漸作久居計正使終焉亦  
何所不可志康聞此言可以不深念哉玳瑁藥合見  
遺乃吾介夫遺意謹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蜜藥果  
等一一捧頌感怍無量海上窮陋又謫居貧病乃無

少物報謝慙負無量見戒勿與人詩文謹佩至言知  
見報出都日所聞虛實不可不知勿以告人也舍弟  
筠州甚安持得書兒姪輩或在陳或在許下兩兒子  
在宜興某與幼子過在茲明年長子邁當挈他一房  
來此指射差遣因般過房下來見愛之深恐要知其  
詳示諭開歲來此相聚雖為厚幸然竄逐中唯欲親  
故謝絕為孤寂可憐者則孤老猶可以粗安若志康  
人所指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重增某罪戾也  
千萬寢之切告切告李太伯出前輩不交往然敬  
其人欲作集外亦終不傳出也承踰世膺可為聚其

計後文集異日示及當與志康商議少加刪定乃傳  
世也斯人既無後吾輩當與留意李文叔書已領諸  
兒子為學頗長迨自宜與寄詩文來甚可觀此等摩  
推遊最舊故輒以奉聞然不敢令拜狀無益徒煩報  
答也會見無期千萬節哀自重

東坡續集卷第十一

東坡續集卷第十二

記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為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  
余其隣邑人也故知之為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  
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  
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  
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守膠西未  
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踈輒  
輸寫腑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

或記疏以爲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  
君既故人而簡易踈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  
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願  
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  
也及爲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  
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後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  
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堙滅無聞使  
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  
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  
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

直不足而况能以及于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  
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顏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  
一歎也

### 秦太虛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  
龍井有辯才大師以事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  
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  
以不時

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

髮遂弃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  
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憇于

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  
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  
流水止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  
聖院謁辯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高郵秦觀題  
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時游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  
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于湖至高郵見太  
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  
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  
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  
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  
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  
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  
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  
可錄以寄太虛也

獎諭勅記

勅蘇某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  
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  
生齒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  
為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入保  
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

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沉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壕而南一西以屬於戲馬臺之麓一自新墻門外絕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牕六先水未至以薪芻爲塞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持

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并有溢者三  
步皆積化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夫塚之東自城  
中附城爲長堤壯其址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  
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河  
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  
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  
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  
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  
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  
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千歸成水不復至臣

某以謂黃河率常五六十年一決而徐州最處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難落不與他郡等恐久遠倉卒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略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熙寧防河錄云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天子萬壽未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野吏亭記

故相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蓋孔子所謂先進於禮樂者公在政府獨眷眷此邦然庭宇日就圯缺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南去復完新之

遺愛亭記 代巢元脩

何武所至無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夫君子循理而動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何赫赫名之有哉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為黃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嘯詠而已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游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榭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既去郡寺僧繼連請名



子瞻名之曰遺愛時殺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殺記之殺愚撲羈旅人也何足以知公採道路之言質之於子瞻以爲之記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睹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矣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歛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

入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入意思蓋在頰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爲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悅首仰視眉揚而頰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熙寧手詔記

楊繪累奏罷諫職兼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  
深究朕意繪跡迹遠人立朝寡識不畏強禦知無不  
為始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職知  
任亦甚篤矣今日降命蓋謂難與曾公亮兩立於輕重  
之間故當且避之卿可喻朕此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札亦  
不妨熙寧元年故翰林學士楊繪以知制誥知諫院上疏論  
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遽行也故除公兼  
侍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今龍圖閣學士滕公元  
發使以手詔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藏於家是歲四  
月復除公知諫院以母憂去官其後二十年公沒於杭

州喪過京師其子又中以手詔相示且請記之謹按先  
帝臨御之初公與滕公皆蒙國士之知凡所以開心見  
誠相期於度外者類皆如此未究其用為小人所誣故困  
於外十有餘年先帝謹於用法故未即起公然知之未  
少衰也使先帝尚在公豈流落而不用終身者哉悲夫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將往岐亭宿於團封夢  
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中有  
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為人所壞頽之  
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龕之設于

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乃記  
之責授黃州團練使眉山蘇某記

觀妙堂記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沉寂  
湛然無有喧爭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既  
名為觀妙矣汝其為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  
求我况乎妙事了無可觀既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  
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世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  
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  
三界入智慧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強生分別

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筌蹄以得魚兔及施燈燭  
以照丘坑獲魚兔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  
今此居室孰為妙與蕭然非行住坐臥飲食語默  
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都之不無條知覺知  
要妙如此當持是言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法雲寺禮拜石記

夫供養之具最為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  
容垢橫展如席頭為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飯  
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傳無所不在天上人間  
以至地下悉觸智光聞我佛修道時芻泥菓頂露佛

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也願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可盡願力不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親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盡今對佛宣白惟佛實臨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內殿崇班馬惟寬捨

醉鄉記

醉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為獸魚鼈雜居不知有舟車器

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窅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榼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棄申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丘惜級迂伊南嚮而望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周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五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初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數十

人並遊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將遊焉故為之記

睡鄉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茫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縠佚卧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締夏而續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目見者皆妄也

黃帝聞而樂之問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寢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為世以為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肢脛無毛剪介為牲以救夫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日為王作禮樂伐鼓扣鍾雞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

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  
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寤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  
之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象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  
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翫然樂而忘歸從以爲  
之徒云嗟夫子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  
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淮陰侯廟記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  
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  
密毒流海內劍鋒鏑誅毫俊將軍乃辱身汗節避世

用晦志在鵠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  
王霸之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  
耻跨下泊乎山鬼反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  
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剋掃  
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  
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  
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  
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雄之士不遇機會  
委身草澤名埋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  
曰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煙暮起宅臨舊

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  
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  
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  
然而不志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  
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著無證  
無修即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  
然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  
可聞聞爲真聞亦不可知知爲真知是猶在聞知之

域而不足以髣髴况緣迹遂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  
既以是爲吾號又以是爲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  
逃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趙先生舍利記

趙先生棠本蜀人孟氏節度使廷隱之後今爲南海  
人仕至幕職官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  
蓋南海俚人謂心風爲蓋蓋常與京師言法華偈頌  
往來言云蓋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蓋遊蓋以謂盡  
得我道蓋既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亦坐化焚其  
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昶遊故得此舍利四

十八粒盜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具載其事大令爲大理寺丞知藤州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巴郡蘇某記

北海十二石記

登舟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竿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峽絕出沒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瑞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玉采珊瑚或作金色熙寧已酉歲天章爲登字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蘇某卿致政遷

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船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公畫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東坡居士蘇某記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



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宜勅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勅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厠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寃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

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於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吏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智矣又知好文字而耻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錄之若其意焉

天篆記

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箒爲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著爲口置筆口中

東坡集卷之二十一  
與人問荅如響曰吾天人也名今字德通姓李氏以  
若谷再世爲人吾是以降焉著篆字筆勢竒妙而字  
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呪使  
以隸字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聞無恙炳  
問安所識荅曰予獨不記劉苞乎吾即苞也因道炳  
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譙告予曰昔嘗識苞  
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  
所在豈真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箒爲子姑神  
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爲不然全爲鬼爲仙固不可  
知然未可以其所托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

豕宰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虛落閑竊食鬼  
鬼所能爲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死若民  
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  
其所托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奚必  
於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傳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愔居第祿山陷東都愔以  
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華侈善歌聞於時及  
愔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

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曉交語竟  
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峩眉山源欲自荆  
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  
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  
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嬰而汲者澤望  
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譙問之澤曰婦人  
姓王氏吾當為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  
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呪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  
願公臨我以笑為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  
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為具沐浴易服至暮澤

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山  
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  
治命矣後十二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為洪  
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  
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  
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  
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  
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煙棹上  
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  
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

此出表如所  
作澤謚

其天竺故事故書以遺寺  
僧舊文煩冗頗為刪改

### 杜處士傳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黃環名從之  
游因陳曰願輔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古揚  
摧環曰子言匪實宜蚤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  
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况吐新意以前乎吾聞夫  
子雌黃冠衆故求決明於子今子微銜吾為其非儕  
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糧獨活久矣子今膺就何以  
充蔚子平苟迹子之素狂吾所請亦大激矣試聞子  
之志也曰敢問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庶先王不跽

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鮮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干  
臨於層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于蒺藜也今子宛如  
易之所謂井渫不食也非揚淘之而欲其中空清是  
坐恒山而望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熟艾以求  
別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某蒙甚願予白之曰吾自  
通微預知子高良故謾矜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  
詳微意知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玉  
明苟起子為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其從之乎曰吾  
大則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于衆而已矣雖登文  
石摩螭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迫實用

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為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於  
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陰險以求石斛  
之祿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或斥之  
曰船破須筴酒成於麴猶君之錄英才也彼貪祿角  
進者可謂之也若夫躑躅而還鄉其遂意於丁沉則  
吾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寶烏久居此為哉  
余愛仲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心故錄之為傳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歛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為世用自  
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

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  
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隱  
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窰入見  
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  
自棄於岩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  
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  
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為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  
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  
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  
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

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  
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  
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予真是也使待詔中  
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  
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為文苑四貴每有詔命  
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  
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  
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嗚嘆曰是四人者皆國  
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十石至百石吏皆  
無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為薦褥賜之

其後于閩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  
麗所獻銅瓶為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  
得群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律曆講郊祀治刑獄外  
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達預焉上思其  
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  
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  
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  
歛之祁門三百戶封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絕文為人  
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  
常曰吾與兕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

是小人多輕疾之或讒於上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  
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  
如是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  
疾每冬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  
能書元狩中詔幸賢良方正淮南王安奉端紫以對  
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  
乏文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上  
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安禁  
中上還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  
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尔

以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為上意  
不悅因不復顧省又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  
金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為因  
是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  
子堅嗣堅資性溫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  
起家為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  
秋益杜喜寬大博厚者顧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  
落難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  
帝平生玩好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  
恩乞守陵拜陵寢即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

散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為從事  
舍人其下亦與巫醫書算之人游比日有益於其業或  
因以致富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  
邑在江漢之間為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黔歛間者  
嗚呼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  
豈可以無學術哉

江瑤柱傳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  
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間媚川之來

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鑄琢之媚川深自晦匿  
嘗喟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尚子乎  
何人哉遂棄其琴浪迹泥塗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  
所終媚川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  
為明州奉化人瑤柱世孫也性溫平外慤而內淳稍  
長去襮類頰長而白皙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能心交  
友庖公異之且曰吾閩人多矣昔人夢資質之美有  
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瑤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  
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媚  
洞車公清溪遐真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略



相似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有下之以謂不可  
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  
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為上客一不至  
則慙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問或逃避於  
寂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  
官名入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為善地亦屢屬意  
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悅跳身武  
林道感溫風得中乾疾為親友強起置酒高會座中  
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口歎羨之  
口聞客名舊矣蓋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

目可惜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愛客而  
棄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  
乎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祿  
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  
宜見擯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國當從吾子游於水  
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于矣已而果然其  
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策魚龍失水則  
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瑤柱誠羨士乎方其  
為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

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  
識者亦為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  
夫

黃甘陸吉傳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  
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  
洞庭君尊寵在群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溫君  
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  
用事一旦吉位居上甘心銜之群臣皆疑之會日秦遣  
鍊軫鍾離音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群臣皆與甘坐上

坐吉喞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  
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  
其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  
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剥膚  
剖肝怡顏下氣以固帶之術獻上上告之命注記官  
陶弘景狀其方略以付國史出為九江守宣上德澤  
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  
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  
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紹  
梅福棗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呿舌縮不復

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言默  
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其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  
也於是群臣皆伏歲終吉以疾免更封其子為穰侯  
吉之子為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  
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回車庶頗屈姪欲  
弊衣尹姬悔其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宮見妬士  
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遼嗜日好  
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葉嘉傳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  
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為時  
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  
先葬郝源子孫遂為郝源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  
業武曰吾當為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  
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竒之為著其行錄傳於時方  
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為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  
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  
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  
猶未詳也上驚勅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

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齎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質  
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畧挺立  
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為之勸駕始行登車  
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  
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飢卿名  
但未知其實爾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  
如鉄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起提頓挫之乃可遂以  
言恐嘉曰硯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  
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此  
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暫處

之入加樞要之務焉因誠小黃門監之有頃報曰嘉  
之所為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  
師耳嘉為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勅  
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  
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為之下  
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  
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雖見侮為  
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吾輩  
亦下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訛  
之嘉亦訴於上上為責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

葉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  
之火選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  
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甞洒然而醒書曰啓乃  
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尚書曰尚  
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  
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宴苑  
中上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  
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于地嘉正色  
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則有  
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言嘉

劄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踈嘉嘉既  
不得志退去閨中既而曰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上以  
不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亦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  
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也遂恩遇如故上方  
欲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華  
爲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  
爲進三策其一曰摧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  
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功而還上  
利其財改權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  
嘉告老上日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

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  
搏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北於搏其  
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  
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為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于  
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  
為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却源之族為  
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  
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為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  
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

與民嘉為策以推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  
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益鉄丞孔僅桑弘  
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温陶君傳

石中羨字信美中牟人也本姓麥氏既破隨母羅氏  
去其夫而適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羨之生也其父太  
卜氏以連山筮之遇師三之爻是謂師之革三曰生  
乎土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輳之坤以布之釜以熟  
之口以內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能者  
樂之以為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為心病衆所說也善

孰大焉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蹀躞散與物不合  
得其鄉人儲子之意因使泚滏水湯先生游既熟遂  
陶而成之為人白皙而長溫厚柔惠在諸石中最有  
名儲子因秦故司馬錯李斯子由趙高閭樂並薦於  
秦王得典圃田蔡甲肥鄉羊奭內黃韓音子俱召見  
是時王方省覽文書日昃未食見之甚喜曰卿等向  
者安在何相見之晚耶未見君子怒如調飢卿等之  
謂也者是皆得進見充上心腹賜爵土更上食典御  
旦夕召對所獻納時或粗踈上未嘗不盡善也秦王  
少嫫毒事出文信侯而遷太后怒惠數日不食中美

賜爵徹侯食溫定陶二縣號溫陶君中美既被任用  
凡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為人柔和有以  
塞讒人之口故也他日秦王坐朝日旰意有所思亟  
召中美將虛以納之中美不熟計以進其說頗劓鯁  
志不快之者累日有博士單軫說上曰為其所傷矣  
宜有以下之即無患因追其弟子已升元華於上上  
意稍平然自是遂踈中美不得為尚食矣中美曰吾  
為尚食日夕自謂不素餐者今吾與羊生輩皆不  
得進縱復有用者將誅辱乎昔也得充心腹而今也  
遽不信是有不善我之心雖使時或思我彼將不盡

東坡續集卷之二十一  
矣遂稱疾以佚就第其後子孫生郡郭者散居四方  
自號渾氏扈氏索氏石氏為四族云

祝文

告文宣王文

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鉤用於一君而為無窮之  
遺教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  
以道而鳴肆筆成書吐辭為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  
久而愈盈聲非雷霆警者可以使剔目以袪視瞶者  
可以使扶耳以聳驚奈何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載空  
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形回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

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氛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  
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為淮夷之蠙珠或為雲漢之華  
星雖光輝之成彩未離乎散聚以流形豈若王之道  
德愈久而彌明曄曄而華涇涇而停融而在天者為  
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為山嶽之元靈詭然如龍  
翔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博難名某  
奉王命俯臨邊城畝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紛  
袍在庭有踐籩豆有豐粢盛敢用昭薦饗于克誠

告顏子文

志不行于時而能驅世以歸仁澤不加于民而能顯



道以終身德無窮通古難其人惟公能之絕世離倫  
富貴不義視之如雲飲止一瓢不憂其貧受教孔子  
門人益親血食萬世配享惟神敢不昭薦公平有聞

告五嶽文

相天以育物者五方之帝也配地以作鎮者吾嶽之  
神也天為貞君帝為貞宰五嶽者三公之象也某叨  
受朝寄出守藩土神不虐罰民有豐歲敢用告誠以  
謝靈貺

秋賽二首

惟神聰明為民依庇宜秩典祀欽奉靈祠况農事之

肇興賴神靈之降宥一邦蒙惠已膺風雨之時百里  
有嚴將享秋冬之報

惟神光昭祀典幽贊化功享廟食以惟嚴垂介福而  
無爽屬茲豐歲爰舉舊規式陳蠲潔之儀冀報有年  
之慶

杭州禱觀音祈晴文

三吳之災連歲不稔尚賴朝廷之澤大分倉廩之陳  
乃眷疲羸僅免流殍今者淫雨彌月秋成半空求惟  
嗣歲之憂將有流離之懼我大菩薩行平等慈觀此  
衆生皆同赤子及雨暘於指顧化豐歉於斯須雖某

等不德而召災念斯民無辜而可憫願興慈率一拯  
含生

謝觀音晴文

民無常心固何知於帝力天作淫雨當有感於佛慈  
慧光照臨陰沍消復拯農工於溝壑寬吏責於簡書  
某等共銜不報之恩願頌難名之德恭馳梵宇少薦  
微誠

祈晴文

常平之政親歲美惡操其贏虛以馭農末秋穀未登  
已食其陳嗣歲之虞當歛其新迨茲秋暘載穫載登

陰雨害之穡人罔功我發庫泉以實高廩盡勅雨官  
遍止其霑既暎我場萬杵皆作待此抵京援我溝壑  
不顯大神雨霽在予匪民焉依其恐弗圖

謝晴文

天作淫雨害于窳盛蒙神之休猶得中蒸薄奠匪報  
式昭厥誠

祈雨文

六月不雨乃時之常或霖或霽於稼則傷稼將有秋  
民觀所望某也不德守此一方罪在守臣無俾民殃  
人不能神易雨而賜神其聽之庶乎降康

謝雨文

竊以農事告成早魃為沴寢罹焦爍之害遂稽收刈之勤自非降靈大庇群俗以下膏澤之賜庶有豐盈之期實神助之使然豈愚誠之能致是用特臨神宇再欵眸容輒傾消滌之誠仰答靈威之祐

祈雪霧猪泉文

噫嘻我民何辜于天不水則旱于今二年天未悔禍百日不雨雪不歛塵麥不盖土天子命我禱于山川側聞此山神龍之淵躬拜稽首敢丐一勺得雪盈尺牲酒是酢

祈雪文

水旱輒求惟吏之羞有求不遂惟神之休乙卯之雪膚寸而已如燔與薪救以勺水嘉肴旨酒既謝且祈願終其賜盈尺為期

祭勾芒神文

夫帝出乎震神實輔之茲日立春農事之始將平糶於東你先恭授於人時乃出土牛以示早晚惟神其祐之春律既應農事將作爰出土牛以為耕候維爾有神實左右之雨暘以時螟螣不作以克有年敢忘其報

東坡集卷之十二  
三十一  
祭佛陀波利文

積雪始消陰沴再作小民無辜弊于飢寒草木昆虫  
悉罹其虐並走群望祈而未報意雨霽有數非神得  
專惟我大士含法分無為不入塵數願以大解脫力  
作不可思議事愍此無生豁然開明盡二月晦雨雪  
不作大拯羸餓以發信根此大布施寶無限量惟大  
士念之

祭常山神文

吏實不德無以道迎順氣消復災沴惟神之求神亦  
聞其不才而嘉其勤凡有告請靡所不答乃者有謁

乎神即退之三日時雨周洽去成百里而近蝗獨不  
生凡我吏民孰不歸德于神然而一雨之後彌月不  
繼百里之外蟪生如初豈神能變應於前不能應於  
後能卹其近不能卹其遠盖吏不稱職政刑失中戾  
于民心以不能終神之賜而我州之民比歲飢殍凋  
殘之餘不復堪命若又不熟則流離之禍其莫知所  
止矣神之聰明其忍以吏不稱職之所致而不卒救  
之歟今夏麥垂登而秋穀將槁若時賜霈澤驅攘蟲  
災以完我西成之資歲秋九月當與吏民復走廟下

祭泗州塔文

泗州塔文

泗州塔文

淮南東西連歲不稔士農皆病公秘並竭重以浙右  
大荒無所仰食望此夏苗以日為歲大麥已秀小麥  
初孕時雨不至垂將焦枯豐凶之決近在旬日某移  
牧廣陵所部十郡民窮為盜吏職所憂才短德薄救  
之無術伏願大聖普照王以解脫力行平等慈憫欠  
風雷咳嗽雨澤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瀝肝膽尚於  
聽之

某上承府檄旁採民言供奉安輿願登法座伏願江  
海貢潤龍天會朝布為二日之霖適副一邦之望

禱龍水文

雲布多峯日有焚空之勢雨無破塊人懷喝管之憂  
雖屢叩於明靈終未懷於通感府主舍人有心為國  
俯念輿民燃香霽以禱祈對龍湫而懇望伏願明靈  
敷感使雨澤以旁滋聖化存臻致田疇之益濟

祈晴文

均糴之法著于甲令視歲豐凶以馭重輕歲且中熟  
雨則害之如此失時公私交病神食此土民命係焉  
無俾歉荒以作神羞

墓誌銘

李太師墓誌

李氏之先世有德人使皆好學忠信而文則其成材  
五季得之崎嶇兵間亦何所為世養于家以待承平  
允文太師發跡于經人知誦之公蹈用之其言皆經  
其行中之仁致麟鳳自不覆巢使公逢時鳳鳴其郊  
公為獄官遇囚如子視囚出入如已生死以德報怨  
世有或然任其不叛仁人所難是心惟微實聞于帝  
無疆之林以來本世篤生三子其幼益隆如誼仲舒  
烏陽是逢始葬于魏物不稱德河流墓改隧以冕服  
公之令聞追配太丘子孫公卿有進無羞安安之原  
太行之麓有或兆之匪筮匪卜

朱亥墓誌

崔嵬高立其下為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布衣  
不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孤進承其頤視如豚豨  
昔其在屠誰養其感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士  
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  
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  
惟是屠者其養良可取

劉夫人墓誌銘

代韓特  
國作

夫人姓劉氏開封人曾大父處士諱巖大父大理寺  
丞諱惟吉考贈右金吾衛將軍諱達夫人年十七歸

于武功蘇才翁翁諱舜元參知政事諱易簡之孫贈  
工部侍郎諱耆之子也少與弟子美聖闢皆有盛名  
蘇氏既大家而姑王夫人太尉文正公之息女也嚴  
重有識素賢其子自為擇婦甚難之久乃得夫人夫  
人事其姑能委曲順其意嘗侍疾不解衣累月凡姑  
所欲不求而獲所不欲無一至前者既愈謂家人曰  
微是婦吾不起矣命諸女拜之而弗谷也子美聖闢  
皆早世夫人待二姒撫諸孤恩禮甚厚子美正獻杜  
公婿也杜公聞而賢之日可以為女師夫人既老二  
子洵澣更守壽春已而洵守襄陽澣復按本道刑獄

夫人皆就養焉及洵徙平陽道京師子注為尚書郎  
拜觀門外士大夫榮之洵侍夫人至管城以疾不起  
注逆以歸京師夫人悼洵不已後洵四十五日元豐  
八年十月五日以疾卒於私第享年八十一夫人孝  
友慈儉薄於奉身而厚於施人嚴於教子而寬於御  
下姻族中有悍妬者見之輒慙而化性不蓄財浣衣  
菲食以終其身洵自蜀還以重錦二十兩以獻夫人  
夫人喜曰可以適吾意之所欲與者命刀尺以親踈  
散之一日而盡好誦佛書受五戒預為送終具甚備  
至疾革怡然不亂始封隆德縣君後為彭城縣太君

改仁壽縣大君才翁既顯於世矣而位不充其志仕  
至尚書郎贈光祿大夫而子男七人皆以才顯滄朝  
奉大夫知潞州漣朝請郎京西提點刑獄注朝散郎  
尚書司勳郎中洞右贊善大夫將作監丞洪洎汝皆  
舉進士女二人長適進士虞大象次適承議郎郭逢  
原孫男十三人之顏無為軍判官之閔早卒之冉汝  
州梁縣尉之孟之偃之友之恂之悌之邵之楊之南  
之烈之點孫女十三人曾孫男七人開憲潔商若赤  
位曾孫女五人儼將以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葬夫人於潤州丹徒縣五老山下才翁之塋使求乞  
銘才翁於予為從母子而予娶於蘇氏故知夫人為  
詳銘曰

孝友慈儉行為女師篤於教也輕財樂施屬纊不亂  
幾於道也壽考康寧子孫多賢不虛報也我銘孔約  
無有愧辭以信告也

朝雲墓誌銘

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  
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  
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豐湖之上  
栖禪山寺之東南生子遯未暮而天蓋常從比丘尼



東坡續集卷之十二 三十七  
義沖與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

絕銘曰

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

偈

十二時中偈

十二時中常切覺察遮箇是什麼十二月二十日

自泗守席上迴忽然夢得箇消息乃作頌云

百家油鎗裏恣把心肝煤遮箇在其中不寒亦不熱  
似則是似則未是不唯遮箇不寒熱那箇也不寒熱  
出甚叫做遮箇那箇

無相庵偈

出庵見庵入庵見圓問此圓相何所因起非工非本  
亦非虛空求此圓相了不可得乃至無有無有亦無  
是中有相名大圓覺是佛心也是諸魔種

送海印禪師偈

海印禪師紀公將赴峨眉往別太子少保趙公於三  
衢公以三詩贈行復狂道過某於齊安亦求一偈公  
以元臣大老功成而歸某以非才竊祿得罪而去禪  
師道眼了無分別迺知法界海息照了萬殊大小從  
橫不相留礙直從巴峽逢僧晏道到東坡別紀公當

東坡續集卷之十一  
時半破峨眉月還在平羗江水中請以此偈附于三  
詩之末

南屏激水偈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伸杓報盡而止止不先平於  
以觀法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像偈

拄杖指天布袋着地掉却數珠好一覺睡

木峰偈

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晉照王  
塔過襄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山木一峯供養

乃說偈言

洞然無根生意永  
斷却火洞然為君作炭

寒熱偈

今歲大熱八十餘日物我同病是熱非虛方其熱時  
謂不復涼及其既涼熱復安在凡此寒熱更相顯見  
熱既無有涼從何立令我及復認此為涼後日更涼  
此還是熱畢竟寒熱為無為有如此分別皆是衆生  
客塵浮想以此為達無有是處使謂為迷則又不可  
如火燒木從木成炭從炭成灰為灰不已了無一物  
當以此偈更問于由僕在黃州戲書為江夏李樂道

持去後七年復相見京師出此書茫然如夢中語也  
元祐戊辰六年三月三日

佛心鑑偈

軾第三子過蓄烏銅鑑圓徑數寸光明洞轍元豐  
八年十一月二日游登州延洪禪院院僧文泰方  
造釋如文像乃捨為佛心鑑且說偈云

鑒中面像熱時炎無我無造無受者心花發明照十  
方遠度如是常沙衆眉山蘇軾元祐元年三月一日  
立石

戲答佛印偈

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  
惜借君四大作禪床

養生偈

閑邪存誠練氣養精一存一明一練一清清明乃極  
丹元乃生坎離乃交梨棗乃成中夜危坐服此四藥  
一藥一至到極則處幾費千息閑之廓然存之卓  
然養之郁然煉之赫然守之以一成之以久功在一  
日何遲之有

易曰閑邪存其誠詳味此字知邪中有誠無非  
邪者閑亦邪也至於無所閑乃見其誠者幻滅

滅故非幻不滅

送僧應託偈

蘇壽明巢穀僧應託與東坡居士皆眉人也會于黃崗將之廬山作偈送之

一般口眼兩般腸肚認取鄉人聞早歸去

王晉卿前生圖偈

王晉卿得破墨三昧又嘗聞祖師第一義故畫邢和璞房次律論前生圖以寄其高趣東坡居士既作破琴詩記夢異矣復說偈言

前夢後夢真是一此幻彼幻非有二正好長松水石

問更憶前身後身事

箴

東交門箴

漢武帝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  
方朔以謂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為更置酒北  
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而前更無譏焉作東交門  
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君實驗之道之以正  
民俗罔中唱之以淫實煩有從帝于館陶在齊文姜  
辨董外人干國亂常既不能戮反以為好予飲予燕

宣

在朔辟戟趨陛鬻奉是效剛而有禮

改館

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戚

禮法

心延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賞盜以邑

魯遂多盜而罔敢詰矧茲王宮姦人是納昭示來世

有慙斯闔賁也揚解杜舉得名殿檻勿輯直臣是旌

人孰無過過而勿貳宣室東交實同而名異耳

嘉靖十三年江西布政司重刊

南曲五縣學教諭繆宗道校正

東坡續集卷第十二甲



